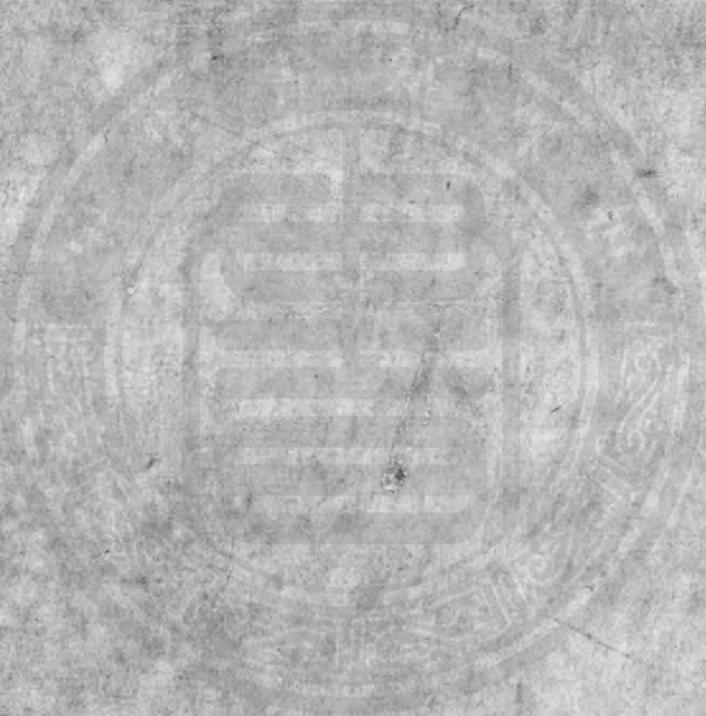


七

73055

7



武夷山志卷之十六

溫嶺衷仲孺編訂

銘

冲佑觀銘

南唐張紹



大始未形混沌無際上下開運乾坤定位日月麗天
山川鎮地萬彙猶屯三才始備肇有神化初生蒸民
上惟立德下無疎親皇風蕩蕩黔首淳淳天下有道
誰非聖人開源嗜慾澆漓俗盛賢者避世真人革命
八極神鄉十州異境翠阜丹丘潛伏靈聖惟彼武夷

實曰洞天峰巒黛染巖岫霞鮮金房玉室羽蓋雲駢
葬日風雨會有神僊國步多艱皇綱中絕四海九州
瓜分幅裂稔禍阨隅阻兵甌越寂寞玄風荒涼絳闕
赫赫烈祖再造丕基拱揖高讓神人樂推明明我后
允協昌基功崇下武德茂重熙睿哲英斷雄畧神智
拓土開疆經天緯地五嶺來庭三湘清徹四海震威
羣生懷惠猶勞宵旰猶混馬車貪狼俟靜害焉方除
淹畱駿馭想像鷓居心懸真洞夢到華胥乃眷名山
追惟聖跡內庫頒金元侯奉職三境求規五靈取則
跨谷彌岡張霄架極珠宮寶殿璇臺玉堂鳳翔高覺
龍轉迴廊錯落金碧玲瓏壁瑄雲生林楚雷繞藩牆
七聖斯嚴三君如在八景靈輿九華神蓋清霄莫胥
明霜匪對彷彿壺中依稀物外衆真之宇擬之無倫
會僊之類名之惟新高峰爲壑區谷成坳皇獻頌聲
永絕淄磷

冲佑觀銘

宋吳 拭

太極玉皇帝曾孫所自祖神人武夷君祖星皇太姥
嬴政之二三年秋八月三五虹橋飛幔亭光景燭菱楚

曾孫以序進一一拱帝所熒煌紅雲裊花水金皿貯
曾孫敬羅拜訊問安好否中亭握青綾樂具歷可數
安陵元奇輩引鼓若副鼓橫笛公希吹節板鳳兒拊
坎篴逮長琴圓腹弦索古次姑悲慄噪秀淡洞簫舉
居巢小娥運斨銚妙容舞賓雲左右僊超絕不可譜
酒行禮無謝雋美進殺脯歌師彭令昭歌作可哀語
天上人間今會合難以阻日薄西山今鳴烏理歸羽
百年一餉兮素願長齟齬歌闕雲四合贊別咸饌俯
亟還無畱趾徒御有螭虎扶襁僚層巖宴所無覩佶

異事同亭祠祠事鑿誰矩肆茲闡琳宮丹碧絢麗誌
潭潭真君殿詔墨耀黃楮巍然冲佑榜字札逼虞褚
璽封寶奩香泉綵給內府明旛制錦蚪御餅屑春乳
淵衷吉而蠲簡福綿寰寓物靡遇疵癘時若賜與雨
元元端何力幸此聖澤普熙然鼓其腹穴井以耕土
巖廊舜衣裳粉米亦藻黼後天無窮期燕翼繩祖武
武夷書院銘
元宋德潤

元氣孕胎武夷秀偉石結群蒙雲行雨施玉女峰高
蒼屏隱翠有祠者屋徽國所祀學究千古道濟斯世

念昔濂洛有開群蒙不有朱子學傳孰宗匪剖纖悉
理窮孰通九曲廻溪山高水深明月當戶清風在林
溥博淵泉以慰我心

疏

重修三清殿疏

宋劉子翬

祭神如在敢忘恭肅之懷視漏不慎曷稱清穆之奉
茲焉有作孰曰不宜惟武夷之名山有冲佑之闕宇
自昔秦漢而上顯著靈蹤由我祖宗而來益嚴祀典
實四境瞻依之地罄群心歸懇之誠流澤所加無感
不應今則歲時浸久棟桷就淪有震風凌雨之凄其
無邃座虛帷之肅若欲加修繕顧之美餘過者皆爲
憮然曾孫之寄何在矧衡茅自庇尚懷必葺之安而
僊聖所棲安起勿傾之念願推樂施以就勝緣指廩
推贏備更終於琳館清心釋累會同宴於慢亭

重建武夷書院疏

宋熊禾

宇宙間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勝孔孟後千
五百餘載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蒼崖碧澗山水依然
赤字綠文圖書在是倡明斯道實始茲山四書衍洙

泗之傳綱目接春秋之筆當今寰海九州之內何人不讀其書豈是空山一畝之宮其徒不爲之守幾載雨凌風震一朝地闢天開茲蓋仗遇府判梅庵先生以蜀西之珍負道南之望昭布明昔之德化厚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此地又何適矣爰謀爰始以經以營旣爲吾道中人皆非已分外事尚弘乃力用相于成小學成始大學成終肯但作房杜諸人之事業千載在前萬載在後尚永懷乾淳一老之典刑

記

武夷精舍記

宋韓無咎

武夷在閩粵直北其山勢雄深盤礴自漢以來見于祀事閩之諸山皆後山也其峰之最大者豐上而歛下巍然若巨人之戴弁緣隙磴道可登世傳避秦而僊者蛻骨在焉溪出其下絕壁高峻皆數十丈岸側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臥小舟抗溪而上號爲九曲以左右顧視至其地或平行景物環會必爲之停舟曳杖徙倚而不忍去山故多王

孫鳥則白鷗鷓鴣聞人聲或磔磔集崖上散漫飛走而無驚懼之態水流有聲其清處可泳竹栢叢蔚草木四時敷華道士卽溪之六曲僅爲一廬以待游者驛道纔一二里許逆旅遙望不憚僕夫馬足之勞幸而至於老氏之宮宿焉明日始能裹飯命舟而溪之長復倍驛道之遠促促而來遽遽而歸前後踵相屬也余舊家閩中兩官于建安蓋亦遽歸之一耳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後圃暇則游焉與其門生弟子挾書而誦取古詩三百篇及楚人之詞哦而歌之瀟灑嘯吟畱必數日蓋山中樂悉爲元晦私也予每愧焉淳熙十年元晦旣辭使節於江東遂賦祠官之祿則又曰吾今營其地果盡有山中之樂矣蓋其游益數而於其溪之五折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取道士之廬猶半也誅鋤草茅僅得數畝山勢幽清竒石佳木拱揖映帶若陰相而遺我者使弟子輩具畚鍤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畫其處中以爲堂旁以爲齋高以爲亭密以爲室講書肄業琴歌酒賦莫不在是予閱之恍然如寐而醒曲

折隱隱猶記其地之美也且曰子其爲我記之夫元
晦儒者也方以學行其鄉善其徒非若畸人隱士遁
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然秦漢以來
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子
聖人也其步與趨莫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巔而誦
言於舞雩之下未嘗不游胸中蓋自有地而一時弟
子鼓瑟鏗然春服旣成之對乃獨爲聖人所予古之
君子息焉游焉豈以是拘拘乎元晦旣有以識之試
以告夫來學者相與酬酢於精舍之下俾咸自得其
視幔亭之風抑以爲何如也

武夷精舍記

宋朱 熹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
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峰拔地千餘尺上
小平處微載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四隕稍下則反
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記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
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
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而出溪流兩勢丹崖翠壁林
立環擁神剡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

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
靡膠葛蒙翳使人心日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
及卽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
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
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
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塢別爲
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群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
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
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樓之館直觀善前山之
巔爲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
曉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
以鐵笛說具本詩註中寒樓之外乃植椶列樊以斷
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
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旣望堂成而始來居之
四方友來者亦甚衆莫不嘆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
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
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
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

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
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漁艇不
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
旦之異候風煙草木之殊態以至人物之往來猿鳥
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
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

止止庵記

宋白玉蟾

武夷之爲山考古秦人列僊傳蓋錢鏗於此煉丹焉
鏗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故謂之彭祖年及七百
七十七歲而亾生平惟隱武夷山茹芝之飲瀑能乘風
御氣騰身踴空豈非僊也耶鏗有子二人長曰武次
曰夷因此遂名武夷山有三十六峰第一峰九曲溪
頭最初曲其地也始則有太姥元君卽其地以結廬
次則張湛繼其蹤而入室其後有魚道超魚道遠皆
秦時之女真入此而隱焉然此地深邃不可言四圍
皆生毛竹嘗有採樵者見之因毛竹而目此二魚爲
毛女至今稱之晉人婁師鍾虡八薛邴皆於此地煉
元養真而去又東京李陶真洛濱李鐵笛燕山李磨

鏡相踵於其地卜築而名其庵曰止止丞相李綱亦嘗訪此三李而符其夙昔夢雪之夢蓋欲於此而建吏隱亭焉自爾庵亦傾壞地皆荆榛但聞所謂止止之名而無稽考之蹟山南曾孫詹琰夫字美中蓋世代簪纓而胸中英傑人也一旦嘆世路多阨塞不如結方外友以爲爐竈砂汞之學或者可飛昇焉可尸解焉僊而可求豈不容力非曰能之願學焉忽有瓊瑄白玉蟾自廣閩出而至武夷適有披榛誅茅之意蓋亦契券美中之臆素從而搜訪止止庵之地闢幾百年不踐之苔剗三五里延蔓之艸歲在嘉定丙子之陽春始鳩工剗梓僦夫運甓而開創之未幾而玉蟾拂袖天台鴈蕩矣玉蟾言旋而庵始成美中固欲挽之以爲三李隱居之設玉蟾謂美中曰庵成皆子之餘財餘力故也今但擇其道心寧耐守素樂靜者居之使其開墾數時花木繁盛而玉蟾此去羅浮入室回必永身以任持之美中曰然則先生旣去也寧不爲我記其庵而盟他日之再來乎玉蟾曰唯是庵背倚幔亭峰面對虎嘯巖左則天柱峰右則鐵板嶺

入去不數舉武則有朱晦庵仁智堂出來纔一喚地
則有魏王會真廟其間有冲佑觀修廊數百間層樓
數十所玉笈錦囊舉則御書瓊檣琅龕悉諸僊蛻大
雲金身之招提實左右乎止止之庵側上有天鑑池
可以通弱水下有昇真洞可以透蓬萊武夷千崖萬
壑之奇莫止止之地若也雲寥玉洞煙鎖琪林紫檜
封丹清泉浣玉猿隨羽客鶴唳芝田鐵笛一聲群僊
交集螺盃三飲步虛泠泠蓋可以歌太空紫虛之洞
章陰玉霧羽融之僊曲然則塵埃不礙眼古今皆一
時而絳幔虹橋之事猶宛然矣奇哉青艸青百鳥吟
亦可棋亦可琴有酒可對景無詩自詠心神僊渺茫
在何許武夷君在山之陰掉扁舟歸去來琪花滿洞
何處尋豈非止止庵清絕勝妙處也詹美中定知玉
皇將再宴曾孫玉蟾亦將煉七返七還之丹此日此
文不徒作也若異日有異事尤見止止庵不徒建也
蓋止止者止其所止也周易艮卦兼山之義發明止
止之說而法華經有止止妙難思之句莊子亦曰虛
空生白吉祥止止是知三教之中止止爲妙義必有

得止止之深者宅其庵焉則青山白雲無非止止也
落花流水亦止止也啼鳥哀猿荒苔斷蘚盡是止止
意思若未能止止者叅之已有止止所得者知行任
坐臥自有不止之止非徒滯枯木死灰也予特止止
之輩也今記此庵非謂止之止止實謂止其止之止
而已矣

橘隱堂記

白玉蟾

太微宮中奎星之精化而爲松矯矯鬱鬱然於嚴霜
積雪之間其間則有七松處士太微宮中星宿之情
化而爲柳垂垂裊裊然於淡雲疎雨之間其間則有
五柳先生古人所以隱於松者蓋欲示其孤高峭勁
之節古人所以隱於柳者蓋欲彰其溫柔謙遜之志
吾未聞橘之爲物果何如焉揚州厥包橘柚錫貢江
陵千株橘其人與千戶侯等如是則橘可貴也風土
記名橘曰胡柑巴人有橘革中藏二叟語如是則橘
可竒也瀟湘有橘鄉洞庭有橘里彭澤有橘市如是
則橘可嘉也陸績懷橘而遺母李靖食橘以思兄如
是則橘可以存孝弟李德裕作瑞橘賦張華作靈橘

歌如是則橘可以入文章李元有朱實似懸金之句
沈休文有金衣非所恡之句劉禹錫以甘喻萍實寒
比柘漿詠之則橘果爲異物也言其橘園則天崖散
星宿也觀其橘實則木杪羅珠璣也所以呂真人譬
喻金丹色如朱橘吾今知橘如此也武夷之山冲佑
之觀靜廉之堂有道士曰陳洪範字天錫號造齋者
生平於琴書外多種橘吾意其所愛者非愛橘也蓋
喜呂真人譬喻金丹之意所以一堂風月滿林煙雨
朝吟暮酌逍遙自居畢竟內有所養外有所玩造次

顛沛常持一粒金丹則視七松五柳大不相侔其所
居名橘隱不爲謬矣天錫之手神骨範如秋之未霜
夜之正戶水之曉綠山之春青平居暇日惟杜松門
空四壁故可與溪山魚鳥爭清閑奪恬靜又可與松
竹煙霞鬪魂爽戰滋味也吾所以喜天錫之意如此
一旦禱予發明橘隱之意昔緱山僊子有詩曰修煉
還丹苦不忍見甘橘青城丈人有詩曰幾回悞吞橘
便欲昇雲天此皆古人托意之妙天錫所以隱乎橘
者蓋又得緱山青城二君子之意矣况乎夜欲闌風

正清月皎皎猿一聲抱琴於橋林之濱豈無深深妙
妙之意於此時吾侑子以一曲曰橋成林橋成林一
畝白雲空翠深空翠深中有倦翁抱一琴人誰知此
心以是可以見橋隱幾片滋味也

雲窩記

白玉蟾

武夷山一洞天也神僊有無或隱或顯昔者此地箴
鏗餌紫芝能乘風御氣神苑採黃木能呼風撥雨若
夫張魏諸真君男女得僊者十二輩不知向年中秋
之夜玉帝宴會孫也一盃旣罷簫鼓回空當時諸君

霞裙霓袂飄然已僊矣後世有煉丹一殿換骨巖者蓋
當時事也世傳止止庵有李道士岵亭峰有李鐵笛
毛竹洞有李磨鏡一李耶三李耶昇真洞下有張金
蟾鼓子峰頭有張草衣一張耶二張耶又如鼓樓巖
之詹翳巖之葛與夫先輩道士吳懷玉皆山中人見
之者動輒駕風駕空浮葉泛水丹鬢綠髮行步如飛
或蛻形或尸解或遁或存使人歆慕之不可得耳語
者第相錯愕不謂千載之下僊躅寥寥世世青草白雲
尚爾無恙猿啼鶴唳誠不忍聞焉而丹旆陳先生辟

穀不粒年已七八旬猶方瞳漆髮其顏猶童未知何
許人而終日凝神不語與寢笑譚與常人異所附身
僅一破衲一旦在乎五曲之間吟晦翁先生山高雲
氣深之句平林烟雨尚如昨也於是誅茅代竹經營
一廬日曰雲窩後倚大隱屏前望三教峰左則僊掌
右則天柱面丹爐之石枕鐵象之巖龍之形虎之狀
竒哉東距仁智堂西抵遊僊館皆百舉武松之青竹
之翠草之綠也寒猿喚曉碧煙濛濛棲鷓鴣催暮紫霞
漠漠雲飛白花鳥放脆聲何況山之蒼水之碧風又
清月又白悄無人迹之地以人間一年比洞中一日
亦不爲過噫真樂足矣至於人亦廬廬亦人與溪山
相忘與風月俱化則有紅鸞紫蜃青鳥白鶴之事丹
樞先生知之

棘隱庵記

白玉蟾

丹樞先生結廬于武夷五曲之奧扃戶絕粒一日有
女道人自東陽來訴所以求道之狀遂歷試以恬淡
清苦復語以風俗薄惡又言居巖谷之難女道人荅
曰糲粒可以爲粥糜弊紈可以爲垢衣藜藿可以爲餐

梢梢可以煨但欲覓片地可以安茅茨無使雨我頭
無使霜我肌父母未生前寒暑何所思枯骨既火後
無復可訴饑山中已如此辨道亦所宜俄而道果成
鸞鶴滿空飛先生咲曰入道之難如窮猿投林叛道
之易如遊魚濯崖汝能終始吾何幸焉道人者劉妙
清于紅塵中作撐撐丈夫氣槩吾意其僊遊之夢禪
化之魂能矍然回觀返照把本來面目作自己本命
元辰也妙清亦作數椽棲附先生之廬名曰棘隱蓋
取何僊姑幽居山林間荆棘隱此身之句夫棘隱之
中其用心者何如哉吾知其淵然如蟄龍之未雷睽
然如海鷗之正睡湛然如春空之不雲寂然如秋潭
之有月悠然如遊魚之躍藻瀟然如寒鴈之棲蘆爽
然如梧桐之晚風寥然如芭蕉之曉雨恍然如晝夢
之已醒勃然如暑浴之方起渙然如沈疴之脫體了
然如久訟之釋囚杳然如竹徑之夕陽酌然如孤松
之夜雪冲然如耆叟之欲耄潰然如嬰兒之未孩安
然如海上之三山灑然如江心之萬頃悄然如平林
之初曉浩然如萬物之正春冷然如泛水之點萍渺

武夷山志
然如浮空之一葉恢然如剛刀之破竹連然如寸絲
之繫石其爲妙也不可得而形容古人如張天師許
旌陽之妻能飛昇而其女亦飛昇葛僊翁劉洞天師
之妻能尸解而其女亦尸解與夫青城蕭氏王屋童
氏霍童葛氏武夷胡氏李氏魚氏古今所傳簡冊所
述則女僊信有之矣夫煉元修真之士煉穀食爲精
煉精爲血煉血爲髓煉髓爲氣煉氣爲神煉神爲道
自非內有所養而外有所因則古今列女何以羽化
登僊若是也

昇真觀記

宋熊禾

武夷山閩之鎮也天下第十六名山是曰昇真玄化
洞天按舊記厥初有神星降曰聖姥子母二人始居
此山又有神稱武夷君者三代以前越在要服固荒
遠難証太極氣化其始也挺生一二至人以爲一方
生民祖形化而後生類益衆則其間有材德絕異者
衆皆臣服之以長其地故謂之君上古以來如姜源
之棄簡狄之契與夫蜀未通之先蠶叢魚鳧杜宇開
明載在傳記皆其類也又有世說王子騫城潼川時

有張澁劉景等及胡李魚氏四女子凡十二人實受地爲氓後皆避秦而僊而武夷君幔亭之宴亦在嬴政之二年按閩地至秦始列爲郡時秦威虎視六合震動英雄志業無所就棲真於道而神其說於爲僊意當時亦不但穀城桃源而已至漢武帝列在望秩史稱祀以乾魚始築壇壝厥後歷代封表增立祠觀唐天寶三年石刻後唐保大二年碑銘具存宋紹聖二年觀錫額冲佑武夷君始有封號端平元年十三僊亦列封焉凡祈雨暘則遣使緹金龍玉簡于洞靡

不響答其大者則謂宋三朝聖君賢佐皆神瑞世之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利濟一方者此理之常而得其氣之靈明英粹爲大聖大賢福澤天下者亦間世而有獨其有功生人顯著而疊出則未有若武夷者也載在祀典實甚宜冲佑之後有觀曰昇真廼管轄游宮道淵知觀江君妙靜妙正實始開山一日狀觀之始末示余曰洞天在一曲天柱峰絕頂乃十三僊遺蛻之地屬歲旱潦天子命公卿走四望則必之焉而洞室阻邃壇宇弗修何以處祀事舊有道人某

始立道院余早慕四女僊之風願學太姥元君之道
屬漢嗣三十六代天師教法盛典遂請改觀額前建
太清殿後爲法堂堂上爲樓以居僊像殿之東南爲
通天臺門廡厨寮畢具費木石瓦竹工役計緡錢幾
萬有奇經始己巳之夏告成己卯之冬凡觀之事悉
請于當路有司而後行上以祝天子萬壽下以利州
縣祈禱允爲僊聖之奧區蒼生之福地矣願屬余記
其事余以名山巨觀非當世名筆誰宜爲輒辭謝未
幾游君及江君俱上真而管轄韓君妙潤申命以先

志弗得終辭也竊謂玄樸旣散大化運行其至精至
粹至靈至異之炁浮于天者爲大清二光凝于地者
爲各山大川鍾其靈于入者爲志人高士人之一身
與天地相似無極太極吾其性二炁五行吾其體而
其中一點靈明炯然不昧則合性與知覺而謂之心
也彼冥然倥侗感于情役于氣肆欲戕真與物俱腐
者固不足等已而所謂至人高士則氣完理具而此
心真體妙用與造物者游不爲命世之聖賢以兼善
天下則必爲遺世之神僊以獨善其身文公講道武

夷力衛正學獨神僊一事不深詆谷神一章久視之
要而參同契十三篇立命之秘也儒者正訖明道而
不知養氣以爲之配則亦何所恃而獨立不憊也哉
故孟子開其端而不及竟程子發其用而不敢洩者
殆有以也余常謂偏言烝而失其本與專言理而乏
其助者皆不謂之善學特其內外公私之辯不可不
致其精爾余聞學自老氏其上者清淨無爲怡神養
真而其次則呼吸導引亦能固其筋體養其精氣傳
寢久而術益工體玄入虛鍊真陽合冲氣久之自能

離形出神與道合真于是有白日飛昇之說此其魂
氣升天體魄降地之理特其養之深凝之固故超于
冲漠者未卽散而蛻于塵凡者亦未易朽耳或者附
其說則謂血肉之軀果能生白日之羽翰而徑青冥
之宮闕也以是明昇真玄化之義其殆庶乎噫人之
生也造則爲有化則爲無無者其真有者其妄老氏
之見達矣然大化之運循環無窮所謂一點靈明爛
然不昧者在宇宙間幽則爲僊爲靈明則爲聖君爲
賢輔視時屈伸與道消息蘇氏所謂參天地之化關

盛衰之運者自灼然不可誣也羣僊列聖昭在森列
豈無憫下土生人之心復出而瑞斯世者乎余言足
徵則願誌之名山以俟來者

朱文公書院記

熊禾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會
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寄也
道有統義軒邈矣陶虞氏迄今三十二甲辰孟子歷
序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堯舜禹之
於冀也湯尹之於伊亳也文武周公之於岐豐也自
是而下爲伯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寄僅若此儒者
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六經則五帝三王
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之道不著人心無所
爲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篇之終所以大聖人之
居而尚論其世者其獨無所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
又百有餘歲建考亭視魯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更
滄洲宋理宗表章公學以公從祀廟庭始賜書院額
諸生世守其學不替龍門方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
有關於世運故於此重致意焉戊子侯爲郡判官始

克修復邑令古亶郭君美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
知南劍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日居已完矣其盍
有所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
捐田爲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協諸名賢之胄與
邦之士大夫翕然和之合爲五百畝有奇供祀之餘
則以給師弟子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三世
孫沂克書院山長旣歿諸生諸曰世孫椿襲其職侯
白之當路仍增置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汪君蒙且
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無師也謂禾
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斗分教大小學蓋有甚
歛然者旣又屬禾記其事將何以爲辭重惟文公之
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爲德行舉而
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
性其用有治教農禮刑兵之具其文則小學大學語
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銘義通鑑綱
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今但知誦習公之文
而體用公之學會莫之究其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
其全而用其大者乎公之在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

言其晚年間居於大本大原之地克養敦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哀樂之未發蚤聞師說於延平李先生體驗已熟雖其語學者非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氏幹且曰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近利是視生民亦何日而蒙至治之澤乎秦人絕學之後六經無完書文公四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興之一機乎誠能於此推原羲軒以來之說大明夫子祖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達庠序祀典教法一惟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于天下其不自此始乎今公祀以文肅黃公幹配舊典也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燭文忠真氏德秀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

焉餘皆守公之道不二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
庚戌生劍之尤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仕國也公蘊經
世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爲世大
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歿於考亭
十年庚午彊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子宋亡公會孫
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其有關於天地之
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夫子之六經不得行
於再世而公之四書迺得彰著於當代公之身雖訓
于時而公之道卒信於其後者天也過江來中州文
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
尊其道凡所以啟沃君心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源
者皆公餘澤也方侯劄義學東平袁公璧適以臬事
至閩訪求公後表浚之嗣子彬爲省長尤溪建安二
書院奉韋齋及公祠又以考亭迺公舊宅懇懇爲諸
生小學入門之要尤以師不立爲憂旣而京華陳君
公舉司文吳會爲胃監學徵藏書攷尋文獻且欲於
此繼成公志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鉅典也而必有
俟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

脉亟起而迓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大
平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
聞以化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偏
有山曰雲谷晦庵在焉侯亦爲之起廢汪君於山之
麓爲門以識之凡公之墳宅悉從表樹焉庶幾知爲
政之先務矣精舍創於紹興甲寅前堂後堂制甚樸
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祠今燕居廟則
淳祐漕使睂山史侯季溫舊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
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煥然一新邑士劉熈實始終
之義學之創興宋燮黃樞首師以聽華恭孫葉善夫
趙宗叟盱江李廷玉與有謀焉而厚帑庀完暨茨以
迄於成則虞子建劉實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
管燕山張仲儀教授三山黃文仲悉書石陰

武夷山記

宋祝 穆

在崇安縣南三十里按神僊傳第十六昇真元化洞
天昔有神僊降此山曰子爲武夷君統錄地僊受籍
于此由是得名武夷志云周回百二十里凡峰巒巘
石三十有六此外以名著者復不下十餘所古記云

昔有神降于山自稱武夷君後人因名曰武夷又云
混沌初開有神星曰聖姥母子二人來居此山秦時
號爲聖姥衆僊立爲皇太姥聖母又天台山玄虛老
君華真僊師遺第七子屬仁乘雲駕鶴遊歷此山銓
敘地僊今稱控鶴僊人是也又云昔有張湛孫綽趙
元奇彭令昭劉景顧思遠白石先生馬鳴生并胡氏
李氏二魚氏三姓女子四人凡十二人同詣此山求
道偕此魏王值魏王祭僊祈雨湛等獻詩僊人甚喜
乃遣何鳳兒往天台山取僊籍檢視具載魏王子騫
與張湛一行先於上筵飲酒過度觸犯黃元真人謫
居此山八百年後方得換骨歸天時僊人旣見此籍
各有姓名因語魏王等至八百年後可斫取黃心木
爲函於小藏巖中冲化迄今存焉幔亭峰一名鐵佛
嶂古記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致酒肴
會鄉人於幔亭峰上初召男女二千餘人如期而往
乃見山徑平坦虹梁駕空體輕心喜不覺其倦至山
頂有幔亭緣屋玲瓏映隱前後左右可數百間就幔
亭北壁中間設一寶牀謂之太極玉皇座北壁西厦

設一寶牀謂之魏真人座北壁東廡設一寶牀謂之
武夷君座悉施紅雲襖紫霞褥初鄉人至幔亭外聞
擊鼓聲少頃空中有呼鄉人爲曾孫男由東序女由
西序進旣而聞讚者云汝等曾孫可拜又聞讚者云
命鼓師張安陵打引鼓趙元竒拍副鼓劉小禽坎鈐
鼓曾少重擺鼗鼓喬智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
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拊節板於是東幄奏
賓雲左僊之曲吹命弦師董嬌娘彈坎篴謝英妃撫
長琴呂荷香曼圓鼓琴瑟管師黃次姑噪悲慄箏篋
秀淡鳴洞簫朱子娥運居巢笙金師羅妙容揮鉦鈹
銅鈸於是西幄奏賓雲右僊之曲行酒進食百味珍
竒皆非世俗之所有乃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可哀
曲詞曰天上人間兮合會希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
百年一駒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歌罷
彩雲四合環珮人馬之音亘空而至俄而聞讚者云
曾孫可再拜而別乃下山則風雨暴至回顧山頂無
復一物但葱翠峭拔如初耳鄉人感幸因相與立祠
其山號同亭云天柱峰一名大王峰在武夷山東南

隅石壁上有室曰昇真洞洞中有神僊蛻骨莫計其數室前有黃心木棧又有四木船兩兩相覆亦盛僊骸半枕室棧不墜不壞峰南一隅稜層三出可編梯級而上近峰之頂有天鑑池絕頂有投龍洞洞門小而直下縋縷百二十丈乃可至水每朝家遣使投金龍玉簡之屬悉詣之峰上有嘉竹僊栢僊橘僊李僊荔枝之類蕭子開建安記巖石悉紅紫二色其石間有木碓礮簸籬箸什物昔魏王子騫於此得道有張湛等十二人偕謁魏王會大旱魏王置酒脯祭僊祈雨時控鶴僊人乘紫雲跨白馬從空而下大霈雨澤湛等獻詩云武夷山上武夷君白馬垂鞭入紫雲空裡只聞三奠酒龍潭波上雨雰雰僊掌巖巖面三處石紋紅潤如掌有瀑流界于僊掌學堂二山直下千尺僊機巖在武夷溪北水際巖上有石室石機杼猶在小藏巖在溪南下際無底之淵上亘升絕之壁中開數室皆插版木望之如機室中有器圓者如斛方者如筥又有如盤如杵之狀者古記云昔有僊鶴棲鳴其間故又名僊鶴巖鼓樓巖在武夷溪北巖間有

樓其下四楹有路可以攀援而上舊記云是僊家鼓樓旁有鼎竈換骨巖在幔亭峯北中巖一室平廣可六七丈室前路斷數尺不可度舊有黃心木一根爲橋不知年代而堅固不壞故世人得以造其間室內有僊蛻九函又有四柱樓一所如世俗度閣其上置蛻函函中僊蛻皆質小而色紅相傳方外之士得道尸解者悉於此巖換骨不獨武夷一洞天而已昇真洞在大王巖東隅石壁之上谿衍一室徑數丈而深倍之中有雷文菴甌五盛僊蛻其一置石窖中不可

出窖口狹而束故也四甌列布窖外洞室之前悉以黃心木縱橫爲棧若可通神僊往來者洞室之上又有一穴橫插雙木爲橋修可三丈橋之西壁近在十數武之內別開一罅方廣尺餘中有香爐藥甌之屬可望而不可親也洞室之下裂一隙其旁鼎存焉相傳僊人煉丹之所

此記已逸其末簡以和甫之才品足垂故錄之

懷友軒記

元杜 本

余少時喜遊名山川聞武夷最勝而最遠常按圖指畫擊几爲節詠九曲權歌想昔人之餘韻允謂不得

遂其願慕之心矣皇慶初元以御史大夫木公薦在
京師獲托姓名於四方之士于嘗張君伯起以童子
科校書秘省景仁詹君亦辟掾三公府暇輒相從以
問學切磋爲事景仁廼世家武夷嘗極道其谿山高
深環合千態萬狀有終身不得窮其趣者焉而先世
有田數十區有書數百卷足爲賓友之具以徜徉乎
其間得無有意於斯乎余聞識之於延祐間景仁出
貳浙東憲幕伯起亦佐郡三山余以微言忤執事之
臣書不報而去乃能挾冊山中償夙所願者蓋二君
之力也雖欲結茅谿濱而山石犖确自非僊人道士
餐霞茹芝乘風馭氣者罕得居之遂泝流而至星村
則開廓平行有詹氏之故居然與市井相淆綜又泝
流而爲建峰皆良田水竹有類嵩邱鄠穀之間稍憇
息南湖之履堂始遇一儒者與叙語欣然若故人周
行未五里許平川廓然問之百年榛莽矣自九曲至
是僅半合而游者已罕至然水益深緩山益磅礴其
西南諸峰峻絕出霄漢其最峭拔者爲雲巖雲氣起
伏其下鄉人於此候雨暘焉天高氣肅皆一登望間

江之左右浙之東西三山海日七閩煙靄皆隱約于
指顧間武夷諸峰並列其下巖巒林壑澗谷洲渚泉
池潭洞層見疊出不可致詰無不稱觀者焉余顧而
樂之景仁遂贖其榛莽之荒刻雉而藝植之擬卜居
而未暇乃卽其東偏先構堂室携妻與子讀書其中
而予之寓舍又得第地而蕃之植兩楹爲軒戶牖簡
樸藏修遊息在焉然每一俯仰之際輒思平生所與
交者皆海內名士或道德之高深或文章之雄雅或
政事之明達或翰墨之神竒或節操之堅峻或信義
之昭白或譚論之流綜或考覈之精審或出處之慎
重或神情之閒曠乃皆在於神京大府湖江之外不
得相觀以成其志寧不有所思耶尙幸舊有藏書朝
夕按玩蓋六經載聖人之道與夫百家子史所錄開
極以來明聖之君昏暴之主忠良孝義貞節之士酷
虐貪穢之吏是非善惡之跡以及天官地志禮樂制
度律曆名數龜筮醫方營繕種藝方言野錄僊佛變
化之事附以崖鑿野刻塔寺宮廟彝鼎柱石井臼墟
墓詭異之辭悉次於是庶開卷而有得亦可謂益者

之友則雖親舊之交遠江海之迹疎然神會於文字之間猶能友於千古况同一寰宇而並世者哉因輯其詞翰列氏名而記之其出處存歿雖異然余之所慕者不在於斯也

清微太和宮記

元虞集

神僊家擇地以自居據高險則乏寬平就夷曠則多緩弱故陶隱居之流著登真之訣以得地爲急務也武夷之山其水九曲層林疊巘竒累秀跬步轉移萬態億狀引舟濯纓清徹心骨精神之聚特在十餘

里之間東際天柱而上遡迴從之而桑麻平川九曲盡矣清微太和宮在焉始建宮者彭君隱空也隱空有道術爲人所歸行省叅政魏天祐僉憲張天翼府判母逢辰尤所尊禮其同學門人子弟多材智足以有餘以成其名得詹氏程氏范氏支氏發其私財以相隱空之作室也良材巨木在上流山谷中水多灣磯久莫能致一夕大雷雨乘流而至殆神助焉乃作寥陽之殿又有佗殿以奉玄帝武夷十三僊有修廡洞房以祠羣神有兩閣以棲鐘鼓左曰大音右曰朝

元有道紀之堂以宣法要有清虛之堂以居王者有
雲堂以容衆有齋堂以會食庖庫衆物之藏賓客往
來之館莫不具備有都宮之門以謹出入謂之和陽
道院嗣漢二十八代天師更署曰清微太和宮美其
構而大其名也經始於至元戊子至延祐庚申而成
功又五年而隱空歿則泰定甲子之三月也棺而斂
之瘞諸宮側宮中道士甲乙相傳名以別之以元洞
太乙正道常存爲次後十八年屬予作文以記之者
則住持提點彭洞源焚修提點詹洞中提舉羅洞文

副宮江洞德知事江洞淵皆隱空之再傳也奉書以
來者羅洞文單懷人也幼來茲山今老矣按武夷山
圖指其地以見示慨然文公先生之舊游而知隱空
作宮得其所也隱空諱曰隆崇安人洞文言隱空蓋
彭祖之後云予聞而駭焉則出昔人白君玉蟾止止
庵記以相示蓋云彭祖者錢鏗也卽所謂商賢大夫
老彭得封彭城故曰彭有子曰武曰夷旣而來隱此
山是以名武夷之山徵信于古書豈代遐漠莫得其
說且云彭祖七百七十七歲而終惟武與夷幾歲豈

所生子也其必有所稽乎或云隱空少竒俊稍長學
僊能飛步武夷諸峰不擇危險人望之以爲僊今武
夷山中玉蟾所記有晉人婁師鍾唐人薛邴宋人李
陶真李鐵笛李磨鏡等求其遺跡於山石間不得其
彷彿所謂止止庵者蓋披荆榛數日而後得其遺址
里人詹琰夫爲營構之玉蟾不能久居而去大隱屏
之巔僊都道士趙嗣祺亦常結庵其上謂之天游道
院趙君吾故人也後游京師濡跡塵間不復能歸然
則隱空太和之作能剏大而持久甚不可以無記也
故爲之記

重修武夷書院記

明丘錫

昔文公朱夫子於宋淳熙之十年辭使節於江東遂
賦祿祠官作精舍於武夷之五曲大隱屏之下與門
人讀書講道其中文公之繼往哲開來學之心至矣
盡矣精舍則潁川韓元吉記之詳矣淳祐元年文公
封徽國公從祀於文廟咸淳四年命有司廣其精舍
建古心堂於其外元季兵燹鞠爲茂艸我朝之有
天下有司不以爲意先生八世孫洵與澍慨然以繼

承爲志適值 朝廷復其家洵澍各出家資重建精舍經始於正統戊辰五月初三日落成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依考亭書院制仁智堂則立文公神主以文肅黃公幹文節蔡公季通文簡劉公燾文忠真公德秀配饗左廡仍扁曰隱求右廡仍扁曰止宿前爲廳扁曰武夷書院門庭齋館以漸而立洵澍兄弟以予嘗兩預 朝廷纂修而於文公諸書備見遂托以記其事昔勿軒熊公之記考亭書院有曰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原道統之意真萬世之確論也予何人斯敢當其所托乎竊惟道之大原出於天而賦於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篤生大聖大賢俾之以斯道而覺斯人庶乎有以全其天之所賦行其率性之道立身於天地之間而無媿於天地之心者也若吾夫子於群聖之經則刪之定之贊之述之而爲集群聖之大成者也文公於諸儒之書則取之去之考之正之而爲集諸儒之大成者也夫子以前之群聖行斯道於當時而夫子則述之於後世者也文公以前之諸儒亦明斯道於當時而文公則傳之

後世者也斯道之明也猶斯道之行也非有功於人而實有功於天地也今洵澍兄弟於書院出財力而能重建焉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繼志述事之孝亦可嘉也已後之人能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修之治之則書院之在五曲者豈不與武夷山川同其悠久乎遂書其大槩以示來者

重修武夷書院記

王 遂

國初學校未立而四書院已興名卿賢相多出其中學之不可一日廢如此慶曆間詔州縣置學來游日衆孔孟之後傳說四起盈目而不流塞耳而不決者歷千八百年周程張朱核而剔之尊本朝安中國爲功甚大士生是時始得其學而又得其所以學三代而下未有盛於此者也白鹿嶽麓東湖象山考亭建寧莫不有書院而武夷諸峰山水清美神僊之窟宅隱君子之盤旋作爲精舍昔者胡劉之問難朱子之講學諸生不遠千里而聚首執簡以寫天地之秘以發鬼神之贖皆在於此而大屏如故九曲猶在徒爲漁夫樵子之觀玩學士諸生固已隨其所學而解散

矣仁智有堂寒棲有館旣已荒苔宿草蔽陰而蒙茸
一言之教人誨於身者獨以爲萬世之所宗仰季子
侍郎在家孫郎中鑑動來學之思懷肯堂之念因精
舍之舊葺治而廣大之士人熊蒙正樸茂而恬靖不
妄納交因委其居守又詹樞好學而粹於文不苟於
科第就命之講說崇安後進欣然從之游前使者潘
公友文彭公方撥公田以食之今大夫陳公樵子捐
俸金植大其規模以養以晦寒暑不替遂命致錢酒
以饋欲走山中以觀五曲之勝而未能也夫虹橋幔
亭固騷人逸士之所動心而四經十傳志得意悟乃
於山林有取焉何哉爵祿軒冕非聰聞臆見之能及
游心於獨觀理於妙必有出於耳目思慮之表遂老
矣不能起文公於旣往質平生之所疑願與里之後
生誦詩讀書以博其所未至或者天子賜歸翱翔山
中得以觀挹道德竊載而歸是非大夫崇尚之意歟
精舍立於淳熙癸卯修於淳祐甲辰爲之者知縣陳
君樵子佐之者熊蒙正詹樞云

九峰書院記

明費 宏

武夷二曲之內故有堂曰詠歸四挹玉女太王鍊板
獅子諸巖岫之勝蓋九峰蔡先生之子參知政事文
肅公因祖父藏修之舊而堂構焉者也自宋迄今三
百有餘年遺址僅存鞠爲茂艸先生之十世孫司訓
琪嘗慨然有志興復顧其力弗逮也正德癸酉之冬
寓書京師以其事懇適臺察張君廷賓出按八閩宏
以琪意謀之張君曰此崇儒急務也吾其敢辭至則
屬建南分守彭君師舜分巡胡君時振蔡君成之相
與圖之經始于乙亥季冬會巡按胡君士寧繼至謀

諸學憲姚公英之又助以罰鍰若干越明年丙子八
月工乃告訖其中爲堂三間以奉安先生之像旁爲
廡各數楹左以延戾止之客而右以處子孫之居守
者焉其前爲門門之楹顏曰九峰書院詠歸之故於
是乎鼎新矣嗣是以巡按至者若周君文儀則給官
田若干畝以佐歲嘗祭祀之需若沈君文燦則給門
者一人以供朝夕掃除之役時少叅魏君喬儀僉憲
蕭君必克及同府姜君夢賓皆協心贊決移縣遵行
期于久而不替而琪又慮文不足徵無以彰諸君之

美見興復之難而示其子孫以保終之訓也乃復卽
宏而告焉宏嘗竊聞之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托而後
傳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
周公載諸虞夏商周之書渾渾焉灑灑焉噩噩焉蓋
尤明著而詳備也慨自夫子沒而微言絕斯道晦蝕
遂失其傳我文公朱子訓傳諸經以遠紹群聖人之
統獨書傳晚未及成環胝門人不可付者乃屬之先
生先生親承師指攷序文之誤訂諸家之說以明發
二帝三王爲治之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徃徃有前
人所未及者則其羽翼斯道之功顧不偉歟今

經筵之勸講科舉之取士於書皆主茲傳而廟廷之
從祀爵邑之追封亦可謂隆且重矣顧講學藏修之
地榛蕪未剪蘋藻未潔墨池筆塚埋沒於荒煙白露
之中宜珙之所爲動喟而不能已也然非諸君子有
崇儒重道之誠殆將以彌文末務視之珙雖呼號焉
而莫之恤欲復前規於久湮之後豈不誠難乎哉大
都秉彝好德人心所同有觸其端未有不油然而興
起者今遺跡旣著過者必式焉輪奐之加美俎豆之

武夷山志
加崇又安知其不有異於今日也爲先生之子孫者其尚來游來歌讀先生之遺書進德修業勉勉不怠以延世澤以爲儒族之光斯不負諸君子崇重之意其亦珙之志乎

三友堂記

耿定力

三友堂在天游峯最高處上饒鄭子豐城李子暨余三人同官于閩庚同志同故名三友鄭子冲夷玄遠李子慷慨直諒皆雅負當世才善譚名理余所不及然二子不余棄也先是李子捐月俸構堂列三人者

姓名追余遊九曲鄭子寓書勉以內照夫以我觀物物物皆我離境索照照照者誰鄭子必有味乎其言之也鄭子時佩諸道印簿書旁午剴割有餘閑意僊僊如也李子業已挂冠武夷歸問雙劍故處余不佞茲將二三子遡延津上幔亭言念兩君不勝河山之感不暇卜劍合何年矣嗟夫昔人指松竹梅爲三友今孤壑聳巘亭亭獨上其豐城大夫耶乃鄭使君猗猗好修君子揮塵課玄清風時來襲人不佞婆娑髮雪侵矣歸向楚黃萬山中種梅數株稱和靖後身差

不辱兩君子且以謝山靈云爾堂前有亭爲余鄉周
柳塘先生所創銅城張子重葺之亦吾友也

養恬庵記

吳中立

武夷山之九曲溪流入崇安之大溪溯流而上五里
許有杜韜巖焉背幔亭而水簾左天心右赤石巖壁
週遭若城郭之渾成若垣塹之天設扃固邃密窅然
遺世絕塵之境僅啟一竇以通門徑不容車馬之往
來故曰杜韜巖巖之中有下洞上洞由石門進不數
武懸嵯千仞垂突嵌空風雨不侵凡囂不進高真燕

集之都是爲下洞爰名會僊由茲登躡石磴盤折鳥
道縈紆竹樹交陰流泉汪汪截然曼峙爲飛霞巖翠
然聯亘爲藏真島羣峰羅列其傍若蹲若踞若翔若
舞若面而趨若拱而立千竒萬狀曾不可以數計前
有山川迤邐環繞于襟抱間舉遠近山川之秀略爲
茲巖所有是爲上洞爰名小有窈而言之下洞外實
而中虛上洞內狹而外曠下洞平行而深藏上洞峻
絕而軒朗下洞有闔戶爲坤之象上洞有闔戶爲乾
之象蓋一山之中而舒斂殊機潛見異用如此余夙

馳山水志慕清真懼宦海之易沈慨浮生之暫寄甫
登甲第卽疏巧歸棲遲九曲之濱思支片茆以終隱
顧武夷之名勝甲天下宦轍經游絡繹不絕非息機
遐遁之區我儀圖之其必有大隱無名爲洞天之別
業者乎歲已卯邂逅全真道人程始陽譚玄別秘相
携入杜轄巖夷游周睇喙然長嘆曰有是哉有是哉
太樸猶完鴻濛未鑿含輝罔景以待象岡之求其茲
山之謂乎余與子可以偕老於此矣遂度材鳩工載
經載營建會僊樓于下洞覆巖爲宇翎水爲渠本自
化工參以人力習靜樓觀景會神煗虛籟靈音晝夜
交徹樓之下爲屋三間中奏神明傍棲雲水建呂僊
亭於上洞因石爲龕以安僊像幔亭峰列屏于後香
爐峰卓案于前朝焯夕霽起自爐中瑞光聖燈閃爍
空際殆天然香火也夾以蝸室是爲靜園還元返虛
超無色界亭之左腋爲草樓爲飛閣可以坐隱可以
臥游逸興發時舉太和觴揮陽春調飄飄然羽化登
僊矣亭之右逕有石几甃石基枰沿廻巖穴間輒有
清莎綠蒲堪以燕息東旭西暉以賓以祖俯挹丈人

峰桃花滿樹醺然如對赤城也飛霞巖之測滌炊具
別爲朝餐所不欲近煙火氣白雲深處設重關別二
洞也妙哉創乎始事于萬曆己卯之夏落成於庚辰
之冬凡所營構胥自始陽道方古德云境靜心閒乃
可入道余爰處以來塵累日消恬澹日就境頤精神
頤境養之時義大矣遂冠之曰養恬庵書而記之

研易臺記

明陳省

研易臺者余雲窩記所謂西北石洞廣可坐百人白
雲出沒處也洞夾兩石之間茂樹蒼鬱微風從洞出

氣凜冽六月無暑背有巨石如屏石傍有鱗累磴而
上接以木梯石頂架小閣深丈五尺廣狹如石後設
門前爲檻余置几讀易其中因名曰研易臺云客曰
旨哉先生之名臺也先生相陰度陽玩辭明占止而
爲良虛而爲咸備物致用各居其方藥有白茶有竈
釀泉積薪鼎選皆作先生得易之精乎余曰未也客
曰先生坐閣上觀日月之出入雲物之往來魚鳥之
上下溪流之消長景物紛紜倏忽移易籀冠藜杖卷
舒惟時醉咏嘯歌動止不居先生得易之變乎余曰

武夷山志
未也客曰慕莽崑嶇混混冥冥陂者以平闕者以增
鑿石架木上下縱橫本無忽有孰爲推行先生得易
之神乎余曰未也客逡巡避席曰小子從游潛心茲
理先生於易洞究厥旨今日未也敢問所以余曰余
知易乎哉余未有以告子也子所言者羲文周孔四
氏之糟粕也太始爲虛糠粃匪物精變神化執者皆
妄吾惡得而知之子惡得而聽之子歸休乎余將退
藏於此假數年而學之而強以研易名臺也余知易
乎哉余未有以告子也於是乎記

謝洞記

明董應舉

凡洞以石勝處勢高者尤奇然未有斲雲膚剝石腹
橫絕天際側窺日月如謝洞之奇者謝洞在武夷八
曲三仰峯之南阻深幽曼絕地千尺峙齊雲翼天壺
鼓子諸峯竅穴高下傾側穿受猿猴所宮一種茶者
迹之以告山人謝智智曰是何施吾巧乃躡虛窮境
召工開鑿高高下下因勢構設爲洞三而最上一圓
洞其規如月牖明吐陰景光吞射廣寒清虛不在天
上予從八曲溪中望而異之疑鬼物所爲殆壑船機

巖類耶不然何以能憑空建立或曰此爲謝山人洞
遂從輿夫紆折盤上騰峻凌險行于木杪極西而抵
其趾緣絙下視鳥墜雲委驚顧詫躍請是僊游于是
宿其巖上洞者四日留而不能去命日月窟名其下
曰雲巢予謂謝智道以自然爲宗子之琢削乃及于
巖谷智笑而應曰修道以仁予韙其言故記之智年
十二而孤長齋至長嘗學玄于葉道者學醫于黃生
學致良于王龍溪錢緒山學元于萬雲陽最後學止
修于李見羅見羅名其洞爲涵翠洞吾家叔會曾修
業于此故知謝智爲詳智號活水人呼爲活水洞

純陽祠記

明葛寅亮

往予入閩爲探武夷之勝躡天游斬然陡絕下臨萬
仞接笋三峰巍峩卓立于前千巒擁翠九曲環碧凭
欄極目飄然有遺世獨立之想因念諸僊中能度世
者惟純陽最欲祀於此而薨宇塵隘計須改拓北至
三山日以濬河踉蹌泥濘中無暇復理前緒偶武夷
諸生爲予說經有省築書院于茲山而汰引分闢訖
可小愒民亦協志焉予聞慙然懷愧亟止之則已庀

材鳩工有成績矣乃議改建天游而祀純陽子于上以成予不居之意夫純陽子爲唐進士曾令潯陽棄官入道脫舄塵寰之外而予鷄肋一官尙纓鞶鑲其可溷此名勝而不以居至人哉蓋其神揮斥八極而度世應化每落人間藉茲瑤島在目武夷君爲紹倘亦翩然戾止而來游來憇乎予生平不喜作自了漢亦于宰官中欲行度世事而自度未能祇覺履茲勝地睠彼哲人爲之憬然而繫想也乃諸生猶以初念不可泯欲肖予于後室予業以荏苒風塵望山靈而遜謝矣慮或別有所嚮者丹堊之飾併爲置之其敢曰鴛子可教也而請從而後乎

王文成公祠記

葛寅亮

昔陽明先生之謫龍場也繇間道浮海入閩因遊武夷有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之句故茲山有先生故蹟焉夫武夷爲神僊之居遺蛻猶在儒者以爲恠誕不道而詎知通天地人曰儒造化鬼神應無不了徹而豈得隅見自封駭所不經見以爲恠若先生入室禪宗開壇儒學世出世法幾於一之而

浮海一詠聊以露同得喪齊死生之槩焉耳予每讀先生書似徇嚮往願爲執鞭而無從茲武夷諸生以予天游之主祠改祀純陽也復另建祠於接笋峯下予仍爲撤去改建文成祠嗟乎丹山碧水多爲俗士駕所點惟先生險夷一視有若僊踪之蟬蛻焉者以先生居此諸十三僊侶必翩翩携手入林而不爲北山之移矣予蒙擢過此落成瞻謁復置田設守祠生爲垂久計而捐資襄事則崇安傅尹崇中及諸生吳端祠生游光祖也

洪源書堂記

明許天錫

洪源書堂乃宋勿軒先生熊禾所建在五曲晚對峰之左蓋寓仰止之思云先生受學于文公之門人輔氏早陟巍科銳志經濟不幸而中州陸沈夷居閭位先生遂高不仕之節大懼三千六百年以來之天理民彝一旦漸滅日與其徒尋考亭洙泗之淵源當時名士若胡庭芳詹君履輩多從之遊友朋雲集嘗誦其別諸友詩云斯文一縷千鈞目我輩三綱五典身日邁月征各珍重幾多疎缺待彌綸則先生擔當繼

往開來之力量豈減子輿之弘毅哉當時大學之道
不明人皆佻正而好徑談性命者入異端論事功者
趨吏術文工詩詞而學務記誦先生屢見諸慨嘆矣
故力以全體大用之理發人之覆而挽人之趨四書
則有標題三禮則有考異春秋有論孝經有序小學
有解諸凡著述非所以羽翼文公之傳註而行於世
者哉又以道學之不明由典祀之不明也黜邵馬而
定五賢之祠別配享而正孔廟之儀斷自一心而百
世不能易不尤大有功于道統乎先生之於輔氏誠
青於藍而寒於水矣昔人謂朱子有功于聖門熊氏
有功于朱子知言哉我聖朝方褒揚往哲以激勵後
學則先生之獲尊崇其廟貌豐潔其禮嘗是日允宜
遂爲之記

武夷游記

明江 瓊

嘉靖庚申夏四月予弟珍自信州致書謂此邦多名
勝且密通武夷予神意飛動遂戒輿夫冒雨而行抵
玉山舍輿而舟至信城入郡署弟驩甚旣屢日子問
武夷程弟曰十舍耳由鉛山抵車盤入分水踰大安

衝泥冒雨至崇安令尹王君命一椽裹糧隨行乃出
城三里許入建溪登舟時新漲方落溪水靚深清瀨
急湍柳堤篠岍村墟歷歷遠近映帶三十里而止乃
九溪西出與大溪合處有道士三人迎曰自此至萬
年宮可里許當呼小舟入曲也緩步溪徑松翠侵衣
將入宮古木蒼然逕道紆行榜曰天下名山第一稱
北爲望僊橋橋北爲冲祐萬年宮有漢祀賓雲二亭
拜章臺三清殿玉皇閣閣下列十二僊後爲法堂左
爲方丈碑碣森立詩刻盈壁日亭午餽罷出宮沿岸

百餘武入溪由一曲顧水光石望幔亭兜鑿蒼翠如
畫下有九峰書院頽敝蒿藿蒙茸弗及造乃沂二曲
缺板巉峭玉女差肩虎嘯凌霄諸如粧鏡之臺小藏
之巖翰墨之石皆列溪左右四顧氤氳丹光浮動溪
右巨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相傳昔控鶴僊人試劍
十斯誕不足信有宋題刻布滿石上蘚蝕不可讀下
有小九曲榜人進艇還遶一回予興灑然一觴一詠
而從者莫知也復遡流而轉仰瞻懸崖萬仞枯查縱
橫挿石罅間度一小舟歲久不朽朱子謂上世道阻

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卽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爲僊也理或然與四曲峭壁銜開木板亂插如機杼曰僊機巘溪左一石飛聳欲墜入溪曰釣魚臺峻壁陡絕上有數竇皆橫插木板望之如棧中列陶器如筥如笥如爐如鼎又有僊蛻數函高下重疊歷歷可數有傘蓋旌旒豎其側蓋土人祈禱酬賽之具人跡莫能達何由致之皆異觀也半壁外隘中宏木篠縱橫如鷄栖狀相傳常有僊鷄鳴其上曰金鷄洞乘流而亂灘瀨縈迴夕陽湧金蒼岷浮碧至五曲椽曰此岵有伏羲洞顧蛇徑鳥道窅甚人跡罕至榛棘薈薈莫能往也因陟沙岍穿松篁可百步許入紫陽精舍謁文公遺像仰瞻大隱屏接筵峰峭立雲表披榛覓徑乘小兜羊腸逶迤碕險處輒下步半里許達峰麓掾曰上有二道人居之壁巖巖立有巨木修階倚巘壁遂乘躡之階凡二接始及徑四布牒牒掾頓地少休經徑折數步入小木門石壁峻峭徑忽斷有鐵鎖橫綴岷腹亘七丈所鑿入徑以托足從者二人先予躍然握鎖寸

進之心甚戒弗敢俯視鑱窮箕踞盤石猶膽悼神懣不自禁復杖策躡磴屈曲盤折百餘級始及道人所棲曰玉華巖巖深可丈餘高廣倍之白雲蒼霧生滅無時泉飛風樹聲協絲竹道人揮塵而出眉宇踈秀神采矚然號曰麗陽子坐有間曰峰之巔有道友盍訪諸復杖策攀躋里許達之夷處帶土種蔬葵瓜蔓菴宇三楹四壁蕭然曼異人世道八出揖延入坐不出一語從者出蔬食道人亦同茹冥坐移時天風颯颯禽鳥絕聞昔人謂山深無鳥聲信哉復拄杖下至玉華巖道人供黃精乾餈分啖之接竹引泉淪茗殊佳抵掌荒落浮蟬蛻與余言導引事甚悉且曰人世多放不下幻心障礙何由入道余領謝之向夕假榻窩中篝燈趺坐道人曰予棲此歷三閏矣然未嘗宿客也予笑曰此某前生榻直借君耳道人曰浮生逆旅光陰過客何物非借何寓非虛今吾喪我矣君尙識故吾耶對坐兀兀達旦下山道人並攀鐵鑱及階乃別予面階而下至麓仰瞻道人如在霄漢臨風頂禮而已循故道出掾曰從茲數里可達天游乃肩

輿入峪蒼松夾徑雲陰藉襟微雨如絲幽禽逐蓋頃
復開霽乍步乍輿踰岡躋峴乃歷平夷清流一礪松
竹成列若聞鷄犬聲忽蒼髯老人撚香出迎遂登天
游觀一覽亭前有嘯臺空曠高爽隱屏立其間僊掌
翼其後千巘萬壑俱入指顧高下起伏若翠濤澎湃
出沒煙嵐縈青繚白頃刻異狀令人氣紆神發條然
有憑虛御風之想頃雨復作退觀殿宇幽邃詩偈滿
壁皆麗陽子所題假寐丹房覺夢俱忘已復開朗松
風颺然沿故徑而降抵岸入舟回矚隱屏僊掌天游
迥在雲際矣六曲三山聳翠若舉首企仰然曰三仰
峰中有洞曰碧霄相傳白玉蟾丹竈猶存七曲丹井
棋石背遙指遐想無側足之徑不可得而窮焉尋轉
八曲巨嵯陡絕兩峯屹立上有石如鼓曰鼓子峯峰
南絕壁有吳公洞外隘中敞藏僊蛻數函亦無徑可
達也榜人曰游人多至此而返蓋此外鮮勝耳予曰
登山可陟其巔觀水必窮其源何惜此數篙之力哉
復捩柁疾而進山勢開豁水面平廣不類前曲之奇
崛而三教齊雲諸峯高矗雲際毛竹百花丘公洞諸

巖樵人時聞僊樂之音亦非凡界也已而頽然在山
落霞射水迴橈洗爵掇藻舉蘅和晦翁棹歌十章溪
光樹色窈窕微茫復入萬年宮大雨如注託宿張鍊
師丹室拂曙起登大王峯過止止庵謁白玉蟾興行
半里許崎嶇榛塞草長過人跼踖披拂而往經僊鶴
巖霜翎朱頂宛然如繪有飄泉若飛絮縹緲游空而
下予題其巖曰萬峯晴雪又里許豁然徑斷有巨木
階倚懸崖斷峽間張顧子曰此第一洞天也張先予
躡之階窮處其旁爲張僊巖可二丈張僊坐化玉
體在焉跣趺而坐右顧予舉觴揖而酌之班荆環坐
小飲移時仰睇巖岫雜樹倒懸斜倚棲煙霏雲俛矚
谿谷則平楚阡陌不可辨倚巖木梯復數十仞張曰
登此可至絕頂昇真觀也飛泉灑灑下與酣欲登掾
曰積溜梯滑毋冒險也予乃露頂短褐芒鞋與延安
相趾攀援閉聽一視不避露濕見峭壁萬年松蒼繡
可愛呼從者越險而擷之步稍歇前趾已遠望之如
乘雲空中梯窮處兩木橫閣巖罅上布數板延安立
板上乃援之而昇有石門頗隘側其身入忽見兩岸

開敞夷曠嘉樹美箭葱蒨芬芳予曰此小蓬萊也緣
磴復升迤邐漸高有石池長可七尺深廣半之瑩徹
可鑑毛髮稱天鑑者是也復躋數十步平坦可半畝
新構數楹窗櫺未完所謂升真觀也蓋廢而復興張
言羽流居者曾盛于昔今觀宇雖創而鮮人迹荒涼
無養故爾折址絕巘爲禮斗臺上哆下縮萬山羅立
如丘垤飛鳥皆視其背煙蕪雲樹濺濺隱見建水東
迤蜿蜒如帶浩歌楚詞聲應巖谷飄飄乎若與子騫
張湛等接于物外嗟嗟亦奇哉延安曰萬峯之巔更

有洞厥口窄小而深不可測垂縷百餘丈方及水以
小石投之其響激越良久乃已宋乾興熙寧間遣使
降香投金龍玉簡于中曰投龍洞時新雨後石壁溜
淙淙下莫能攀也少憇忽陰風勁甚不可畱促步而
下不踰時及麓飭萬年宮乃還崇安王令君復來曰
茲行冒險窮奧亦云奇矣仍遺水簾之景未探也此
溪雪景殊佳玄冬能重來乎明發出城二宿抵鉛山
從者曰日晡矣聞有普陀巖違此二里許餘興不可
賈乎予領之逡巡間見平地突起巒嶂髣髴飛來峰

中有一罅明透日影流光傍有泉滴瀝島中可安几
席乃坐飲數觥倏滄雲釀雨明處寢暗雨霏霏灑席
張蓋而飲因思武夷之勝半生夢寐顛毛種種始獲
一償乃徵靈僊窟宅洞天福地亦係乎緣分之至與
不至非偶然也邨詵謂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予
於此行亦云

武夷記

明吳 棫

山與水相映發者武夷匡廬耳匡廬水在山外武夷
水在山中匡廬雖峙江湖浩蕩間終是主客相偶不
能盡發其奧武夷則清溪九曲流出其中凡一石一
木皆相映左右是以武夷可以舟游匡廬必須杖履
兩山者必欲兼之而後可不則願從武夷也何則蓋
余欲取足於意目之所能受人苦不足我乃厭餘耳
故游而復述之以補人情缺陷

武夷余夢常往焉庚申冬自虎林取三衢道水陸兼
馳十四日至溫嶺夜大雪明日乍霽從江亭買舟三
十里進武夷溪登冲祐觀訪道士冷因之因之導余
謁三清殿殿制之宏敞視拜章臺後爲賓雲亭穹碑

林立又後爲玉皇閣宋理宗所賜玉簡在焉從二門
度望僊橋蒼松夾道平遠如掌而山脉遠發於小阜
則昔之同亭處今爲會真廟阜之下人家落落散不
成村其曾孫苗裔乎日漸薄仰見青霞兩朶混值鴻
濛白雲游其腰紅日射其下因之曰此大王幔亭二
峯也剎那間兩峰如阿閃佛遂不再見而余卽以襍
被寄填廟中詰旦命舟因之偕焉從一曲望兜鑿峰
帆勢壓人覺東南獅子諸峯皆群伏莫敢仰視右爲
鐵板嶂緝碧競疊拓開甚麗直下爲止止庵則木稀
岡瘠及至玉女峰北折爲二曲始覺有異幽谿一掌
前後若塞兩壁撐天大槩似峽中南折觀僊船巖巖
受船處虛插嵯峨竒不倚石移舟登水樂石薄曦灑
影微颺自瀾衆壑改容鳴泉瀟瀟左折至大藏峰前
後對岍諸山曰金鷄洞洞下曰臥龍潭堆螺刺筍瑰
詭靚媚過更衣臺歷玉華天柱晚對諸峯如圍萬戟
中妍恠豐瘦轉棹殊態又泊平林渡謁文公祠祠負
大隱屏一脉直拔獨抱蒼鬱而北戶距雲窩僅數百
武遂捨舟從磴道仰觀接笋卓上無端倩潤飛動其

下崖石刻露或懸而墜或削而擎仰薨俯檻如嵌板
屋倚石作垣柴扉不設而雲窩賓雲之堂左次矣林
景欲昏夕陰下地月色漸從溪上來呼酒數酌復登
舟西折過七曲得巘三石二蒼屏天壺三仰諸峯皆
掠鏡擢髮夜來媚人及北折百花巖經鼓子竝蓮花
諸峯寒猿叫影空霧濛濛宿鳥驚光威霜肅肅乃折
上芙蓉灘是爲九曲忽霜風淒緊不能進因之指白
煙一帶曰毛竹洞指漁燈一點曰齊雲峰遂返再旦
望接筍峯從仰止亭投石門歷鐵象巘皆捶磴爲階

錯落不一俯仰上下出沒石林間若排扉若穿牖登
漸陘忽豁然高峰四轉窪中隆外如仰釜微缺從缺
處一石欹嵌飛動舞瀑蜿蜒而下晴雨亂飛各傳淙
響積雪在巘冰柱時墜凜乎其不可留乃折步左掖
而上一壁聳百餘尋懸三梯級各以百計其懸處得
回之半左削右虛含慄守視而上梯窮壁復胸而凸
出從胸上環鑿一徑僅容半躅捨距用趾履滑攀索
膝胸而行復蟹旋者三十步徑斷續以棧復十步許
得定心亭少頃因之至登龍脊雙壁離立界兩瀑而

中拔數十仞下望如鷄胸骨窄束不能馬行買勇上
征屢奮屢息賴緝綠繡兩壁墜雪鈎枝餘花嫋嫋差
得自怡遂由僊奕亭上絕頂登玄元道院松竹蔽虧
蒼菁鬱翠昔汪麗陽道人反真復命處也及下出石
門望懸梯如腋下短帶耳復西望僊掌峰取石巖道
登天游觀道視接筭稍夷登三里許忽一石從左拔
起與僊掌相距如狹而磴游人憇此若酷暑之得水
室更三里渡胡麻澗隨流而東行數百步入天游觀
隱屏峰實拱之及出一覽亭則隱屏若可蹴而造也

屏挾接筭玉華二峰如人豎掌中二指其餘諸峯環
待高者拊膝卑者承踵皆孩而頂撫之叢之溪上歸
然傲人以不可攀者悉盆中玩石耳聽灘聲在風際
搖盪如饒婦炒寒豆憶昨之白煙漁火又過眼空花
不足道也至三友堂勝覽亭旣返道士劉曲水爲談
山中事詭詭可聽是夕月色甚佳不能寐復出一覽
亭觀白雲敷宥如海而衆峰各萌頭菑角作水族異
狀獨隱屏如巨鯨翹首北顧峯頭懸兩燈差可以擬
目亦竒觀也晨際從胡麻澗上行三里許有山當庵

古木幽清流泉婉出自此從玉柱峰東行雲徑闐寂
了無人聲惟覺泉石灑然一勺一拳具足僊韻艸木
藤蘿俱有香氣天心庵以峰名杜韞巖以人顯皆相
去六七里從萬峰脚下縈迴取路如循永巷中越澗
渡壑喜其湫泐嶙峋骨齒齟齬黛綠丹碧斑駁成文
泉水濺之皆活也登九井巖巖巔有泉如井者九清
徹映星漢汲一則八井俱動想一脉也穿蘿而南折
爲水簾洞丹崖百尺瀉水如珠飄灑隨風清聲瑟瑟
恨頻收無人煙火俱寂由是北折遠劉官寨再折過

紫嶺峰山勢俶詭群削摩天較之谿上諸峰兄弟之
相彷彿者徃徃然也涉一澗曰襲芳遡流行數百步
有瀑潺潺然落谷中此澗之源也東折度雲門一石
與崖附會而成街不百武衙盡盡處復一澗曰流雲
又瀑之源也嘉樹扶疎人家閒靜復有柳岸柴扉小
橋流水之趣橋之西有深密庵擁竹萬竿規制宏敞
毛道人一呆靜處也由左掖而西爲間閒室爲白雲
鄉皆連亘相接總之俱屬爲盧岫耳岫之北一徑裊
裊投雲而沒似可致遠而因之迫歸甚急旣下乃從

武夷山志
涉澗處南折歷紫霞嶂又折趨馬頭巖有凝雲庵翠
桃源翠竹窠諸處皆石門松徑來往與麋鹿相值於
數里之間石根雲樹縱橫道路稍東折二三里山始
舒緩而嚮之驚魂動魄者亦不覺其驟息而氣平也
度鷄蘇坂望三姑尚遙云三蘭湯渡忽大王在側耳雖
然三日遊歷山水之勝不十之一噫茲三日遊又同
曩時一夢矣

武夷山志卷之十六終

